

古人春游，最爱山环水绕处，所谓芳草萋媒之路，落花鱼浪之乡。一程程的，都是含香的诗，有声的画。步入其中，虽无杯酒，已觉陶醉。

清明前两天，因事去巴东，趁便游了一趟神龙溪。棹舟半日，便深得古人春游的旨趣了。

巴东地处长江三峡的巫峡，属蜀头楚尾之地。神龙溪在巫峡口下端约两公里处，长江的北岸。列嶂的岩林之下，掩翠的云烟之中，挤出一脉黛青色的春波。望一眼，便动了觞咏之情。

杜牧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少时以为这是诗人营造气氛而选择的意象。年纪稍长，便知道这并非诗人的杜撰。每年的清明前后，江南的大部分地方，都是烟雨濛濛的天气。就像此刻，坐在游船上的我，听到的风声雨声，竟比桨板搅起的水声还要浓烈。

我们乘坐的游船，窄窄的，两头翘起如弦月，当地人称为“豌豆角”，以其形似而名。船头的桨手，船尾的橈夫，都是溪头江岸水畔寨屋里产出的土家汉子，既憨厚又剽悍，一上船便捷于猿猴。把一条两丈余长的小舟，操纵得春蛇一般滑溜。

神龙溪源自素有野人传说的神农架，全长六十公里。三峡大坝建成蓄水之后，神龙溪的水位抬高了五十多米。往日的神龙溪，河床陡窄，滩险石多，许多河段单靠橈夫与桨手无法通过，须得纤夫在岸上拉纤。如今，神龙溪虽然逼仄如故，最宽不过三十米，最窄处只有九米，但滩石消沉，险浪化为平波。航行其中，则如同西湖泛舟了。

但神龙溪的风光，却是比过去更为瑰丽了。虽然，因为水位的升高，它两岸的秀峰少了一些峭拔，但其曲折之间，更是多了一些神秘，一些婉约。

溪中可泛舟的水程，大约有三十公里，共分三峡。长江三峡两侧，千里巴山的层峦叠嶂中，有无数的溪水奔流注江。比较有名的，有巫山的大

雨中泛舟神龙溪

熊召政

宁河、秭归的柴埠溪，再就是眼下这条神龙溪。每条溪中，皆有画屏一般的峡谷，尽管奇峡众多，却都只以三峡名之。大宁河直呼为小三峡，为的是借三峡的名气。神龙溪亦然，六十公里的溪水，全在一段一段的峡谷中穿行，也只是以三峡愉悦游客。可见，三峡的名气是无法替代的。

神龙溪中的三条峡，即龙昌峡、鸚鹉峡、绵竹峡。龙昌峡岩石如叠，或突或兀，欲倾欲坠，各有姿态。岩隙间藤萝歇鸟，杂花交树。其象鼻山、凝碧门皆俏其形。峡口稍有人家，依坡而建，朦胧雨雾中如层台累榭，仙家城廓。鸚鹉峡溪面稍宽，两岸青峰或如春笋拔节，或如梦笔生花。中有神龙溪第一高峰，壁立千仞，猿猴难度。该峡既是奇花异草之乐园，又是飞禽走兽之天堂，蔷薇、芙蓉、木莲、杜鹃等依时序而绽开，金丝猴、黄羊等四季出没。峡中还有一个名为燕子坪的大溶洞，住有不可计数的大群金丝燕。燕子是迁徙型候鸟，惟独此处燕子从不外出旅游，只以这座大溶洞为家，故鸟类学家称这独一无二的燕族为神龙溪短嘴金丝燕。船过燕子坪时，桨手放慢速度让我眺望，可惜雨意加厚，舟窗外白濛濛一片。绵竹峡最长，有二十公里，因其两岸多生熊猫爱吃的绵竹，故名。三峡涨水前，这里是神龙溪最险的一段，水陡如瀑，石大如屋。近三分二的水程，全靠纤夫牵船。时下险情消尽，游客可端坐舟中欣赏两岸美景了。该峡近水处多绵竹，于绿色摇曳之中，可见大片大片的钟乳石。大者百丈，小仅盈寸。肆意勾连，相映成趣。该峡最为逼窄，最宽处亦不过二十米。山多曲折而水愈蜿蜒。“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于此可以体验。钟乳的屏帷，直似仙家的照壁，令我想入非非。

神龙溪半日，航行于碧波琉璃一般的波光上，轻寒时有时无，雨意时浓时淡。山欲现时云烟来掩，路欲迷时但见花影徘徊，舍舟登岸，忽听得橈夫站在船尾，唱起了《纤夫的爱》。他那神情，让人感到当一个纤夫是何等的快乐。

七绝二首

赵首先

思乡

凝眸苍穹月半钩，
横空星斗一江流。
他乡如得故乡事，
酒尽梦来云满楼。

登滕王阁

虚槛苍梧接天处，
落霞吐曜透金红。
沧江万古东流水，
淘尽贤愚楼未空。



公司换新址了，搬迁至市中心繁华的商区，气派的商务大厦，窗明几净，优雅整洁的办公环境使新入住的我们倍感舒心。

然而不出几日，良好的心情被彻底破坏，大家发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朝九晚五的生活竟然无时无刻不被办公室里的**小强**骚扰着。地毯下、桌子上，墙角的废纸篓里不时闪现着小强的影子，桌子的抽屉里残留有斑斑的小屎尿。起先，我们不以为意，买些蟑螂药撒在目光能及的小强栖息地。一段时间里果然奏效，小强的身影暂时在大家眼中消失。打扫办公室的阿姨也欣喜地告诉大家，她每天都可以扫出小强的尸首。

正当我们为自己的战绩沾沾自喜时，俨然低估了作为四害之首小强的顽强生存能力。

办公室生存之小强篇

沙粒

局面在短暂稳定后被牢牢地破坏了。小强的后代在前辈们的奋勇牺牲中换来了顽强的抗体，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地速度快速繁殖着，积极发展着办公室的生存空间。于是乎，办公室里到处可以看见小强忙碌的身影：在传真机的屏幕上，小强弱小的身体清晰地爬动；在复印时，小强的身影连同影印的A4纸张一同吐出来，变成纸上的标本；更离谱的在我们冲泡下午茶的时候，小强甚至从饮水机的龙头中游泳至我们咖啡杯。大家虽然不遗余力地同小强顽抗，但效果甚微。

事情的恶性发展显然超出了大家的想象，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天，大老板在会见外国客户时，小强竟然出现在了会议室的大办公桌上。它悠然踱步的

浓春时节，跟着爸爸去江南扫墓。陈山脚下，开满一树一树的梨花，掩映着漫山漂亮的书法。与往年一样，太奶奶的墓早就被人修整干净了，拔除了杂草枯枝，新淋了土，坟头还种了一大捧新鲜的青草。我和爸爸祭供完毕，一起去寻找那位年年帮我们清理祖坟的老石匠。每年只是一句口头的托付，他便年年风雨无阻，早在清明之前就吧坟头和上山的小路都仔仔细细清理了。我们也便年年满山遍野地找到他，给他一笔辛苦费用，还有一些清明小食，跟他拉几句家常。他无儿无女，有时候就坐在山脚下抽烟，笑呵呵地接过我们的钱物，还有真诚的祝福。有时候他可能在山中的某个角落，随意哼着些熟悉的江南小调。在山间一路看景一路行走的时候，听到若有若无的歌声传来，令人想到阮籍与孙登在山野的啸歌，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在我和爸爸听来，这位老匠人的小调，也如春天般明亮



犹得西施作淡妆

徐之庵 作

云彩

孙延生

右。卷云呈羽毛状和螺旋状，卷层云呈薄片状，而卷积云则是一些小圆片，很像鱼鳞一样。这些云都是由小冰晶组成的。再下面的云彩是由小水珠组成的。其中，最高的是高积云，2到4英里高，它们乃是一些比卷积云更大一些的云块。在同一高度上，还有高层云，它们经常覆盖着整个天空，宛如一层灰色的面纱，日光和月光透过它们也显得苍白惨淡了。再往下，就是大块大块的层积云，高1英里左右。在同一高度上，还有雨层云，显得又黑又厚，形状不固定。在2000英尺高度上则是层云，其实它们是一些呈片状的高空雾。另外两种云是积云和积雨云，很像又大又扁的菜花。它们常常带来雷鸣电闪和暴风雨。

姿态使举座哗然。最终，在销售经理文件夹的攻击下，小强连同我们公司的合同一起变成了炮灰。老板大发雷霆，整个公司处于一种莫名的恐慌中。大家想想真气愤，金融危机已经给公司带来了一定的损失，该死的小强还要来搅局。

鉴于此，全公司都行动起来，上至公司领导，下到普通员工，坚决彻底要和小强做彻底斗争。首先，公司的公告栏里贴出公告，不准在办公室里储存零食，吃好的东西要及时清理，下班要把自己办公桌下的垃圾桶清理干净，违者罚款。其次，每天行政部门必须在公司员工下班之后喷洒雷达杀虫剂，驱赶小强。可怜行政主管事必躬亲，每天坚守至华灯初上，只为扑杀小强尽心

何人弹到春波绿

胡建君

生动，我们便循声而去。年年的清明祭扫活动，也因为与他的遇见，而完美告终。

春天，总是伴随着这般美好的记忆与声音。我曾和朋友春夜在西湖边，看湖边烟景般的花丛树木，听湖中小鱼吐气泡的声音，还有偶尔鱼虾跃出水面 的声响，安宁极了。日出时分，竟听到对岸有缥缈的歌声传来，远远近近，一程一程，渐渐响彻了整个湖面。据说常常有人



在西湖晨唱，太美太梦幻了。大一的时候，我也曾夜不归宿，和室友在甬江边闲坐，听遥远的江中机船的“扑扑”声，还有脚边草间的虫声，做梦一样地聊天。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们突然决定要去三峡。也是我唯一一次瞒了父母，逃课走得那么远。卖掉了一整本“文革”邮票，义无反顾地从宁波坐船到上海，登上了去往重庆的71次列车，开往春天的列车。买了旅游船票才知道预算不够，饥肠辘辘的两个女生，用随身携带的拖鞋在路边小摊换了面条。船入三峡，不经意中一回头，只见脉脉的朝阳升起在青峰间，我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这两岸浓绿的青山与我那么近，似乎触手可及。氤氲中，连鸟儿的鸣叫声，都是一点一滴的，涂满春天的绿意。呼吸着晨岚的水汽与草木青葱的香气，觉得此生真没有遗憾了。正如《拾画叫画》

中所唱的那样，“惊春谁似我，客途中都不问其他”，除了看和听，实在不用多说一句话，任无限的感动与讶异，在心中柔肠百转。那个春夜，我坐在船舷上，就着月光，满心欢喜地写下了一篇《北驾南航到白头》，涂写在三峡地图的反面。十年之后，据说还有中文系的老师，在课堂上说起这篇散文。十多年之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春天葱茏的色彩、声音与片段，

友根石姓，内刚外柔，谦和隐忍，憨厚执著。三十年来，看着身边的画友纷纷改弦易辙，或下海经商成为阔佬，或转向当代艺术大红大紫。他却不为所动，依然故我，孤独地坚守传统写实绘画艺术。

上世纪70年代初，就读于育新中学的石友根受美术教师赵渭凉的启蒙，开始习画。名师出高徒，在前苏联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的熏陶下，颇具天赋的他很快练就了扎实的绘画功底，速写、素描已有了门采尔、列宾的影子，并深得老师的赏识。记得那时我们这些爱好美术的中学生在他的引领下常常聚在一起画画，由于友根兄画得好又年长几岁，自然成了我们的头儿。他像兄长更像老师，课余时间让我们围着阿里格巴、高尔基、拉奥孔等一大堆石膏像打转转，根本无暇顾及偷鸡摸狗的事儿。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我们这帮顽皮好动的小子没捅什么娄子，甚至还出了个把美术界的“大腕”，无论怎么说，他是有功劳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友根还在埋头画他的速写和素描，这让我十分诧异。在这个市场化运作日盛的年代，速写素描显然是换不了几个银子的。按他对色彩的感觉以及扎实的基本功，画点儿有卖相的油画风景或人物之类的东西对付一些画廊是绰绰有余的，可他却偏偏选择教授基础美术课程，成为职业教书匠！问及缘由，他不以为然地说，当今美术界存在一种忽视基本功训练的倾向，急功近利，违反教学规律，两三年才能完成的基础课程速成班仅用数月全部搞定，结果学生入学后仍然不会画，原因就是基础不扎实。他说了这样一件趣事：



1988年他东渡扶桑研修装潢艺术。东京池袋多地震，一日半夜，忽觉房屋晃动即拔腿逃生，岂料大街小巷却是空空如也，引得同住者一阵嗤笑：这儿的建筑基础牢固抗震性强，大可不必惊慌失措。这次遭遇让他切身体会到：基础牢固，心里踏实！

“画鬼容易画人难”。作为开启艺术殿堂的钥匙，速写素描是“画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投机取巧或绕开走都是行不通的。扎实的绘画功底需要艰苦磨砺。基本功扎实的画家能准确把握物象的形体结构、质感和明暗关系处理，塑造出令人震撼的艺术作品。石友根动情地回忆道：画家陈逸飞曾让他为油画《红旗》中一位紧握炸药包的战士做模特儿。陈逸飞创作态度认真严谨，人物刻画一丝不苟，每每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记得有一次，陈逸飞欲后退观其画面效果，竟忘了踏板，一脚踩空摔倒在地。

石友根认为，传统写实并不是简单地追求技巧和形式。画面要讲求绘画性，行笔大气有力，色彩生动自然，虚实明暗和谐，避免死抠局部产生僵硬，从而误入呆板。作画要能够深入，即画得进去，速写素描是解决“画得进去”的基本功。同样，作品要让人“看得进去”，一目了然说明还未画到位。好比喝咖啡，一饮而尽是乏味的，要喝一口停顿一下，慢慢品味，再喝第二口……

2004年全国教师美术作品展，石友根的自画像《执著》（见图）荣获二等奖。作品背景以贝多芬石膏像作烘托，寓意作者对传统写实绘画艺术的执著与守望。选择素描这一绘画表现形式，则试图唤起人们对基础教育的关注。

张 跻

孤独的守望